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作品

9 回天篇
10 落日篇
● 新 传



银河英雄传说

9	回天篇
10	落日篇
●	新传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银河英雄传说(小说全集)

田中芳树一著

蔡美娟一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印张 2080千字

1999年12月第一版 199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ISBN7-5387-1990-3/I·1026 每套(全五册)定价:100.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9 回天篇

第一章	在边境上	(3)
第二章	夏末的蔷薇	(23)
第三章	鸣动	(45)
第四章	萌芽	(67)
第五章	乌鲁瓦希事件	(87)
第六章	叛逆是英雄的特权	(111)
第七章	因剑而生	(132)
第八章	因剑而亡	(160)
第九章	无休止的安魂曲	(185)

10 落日篇

第一章	皇妃诞生	(201)
第二章	动乱的诱因	(219)
第三章	宇宙结构	(239)
第四章	流血通往和平	(255)
第五章	迷惑的行星	(271)
第六章	柁馆大火	(286)
第七章	深红星路	(303)
第八章	美人嗜血	(323)
第九章	黯淡黄金狮子旗	(340)
第十章	梦的尽头	(356)
后记	(376)

● 新 传

达贡星域会战记	(383)
白银之谷	(408)
朝之梦、夜之歌	(427)
污名	(453)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9 回天篇

第一章 在边境上

I

森林公园里有条长凳，尤里安·敏兹知道那一向是杨威利所喜欢的地方。自从他的法定监督者兼师长骤逝后，尤里安不知不觉地每天都要到这条板凳上面坐一坐，在那里消磨一些时光。尤里安和杨一样，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死者通灵之类的事情，不过为了要让自己的精神支柱能够得以现实化，无论如何都需要通灵这种仪式。

尤里安虽然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不过他每天都要到长板凳上坐一坐的习惯，没有多久就成了众所皆知的事情。那一天，一名有着黑色卷发的少年，在犹豫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走到尤里安的面前，对他说：

“嗯，请问您就是尤里安·敏兹中尉吗？”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静静地点点头之后，这名少年那黑色的眼眸，立即闪闪发亮，他的脸上出现一片红晕，呼吸急促了起来，他所有的憧憬，在他的全身表露无遗。

“我、从以前就晓得您了，啊，不，我从以前知道有关中尉您的事情。能够与您见面，真觉得非常光荣。虽然您仅稍稍比我年长，不过您却很了不起，我非常尊敬您。”

“你几岁呢？”

“十三岁。”

砂粒计时器的砂粒正在往上逆流，时光在尤里安的眼前倒转。随着回想的底片，往日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出来，尤里安的身高也一点一点地缩小，此时仿佛有一双黑色的眼眸从他的头上望着他，那一对眼眸不是这名少年

的，而是一双稳静、柔和、温暖、充满知性的眼眸。

“您知道吗？杨上校。您一定不知道吧？！”

“什么事？尤里安。”

“我、真的非常地尊敬上校喔！没错，您看，您果然不晓得吗？”

啊，眼前站在这里的不就是几年前的自己吗？尤里安的心里这么样地想着。当年的自己，一定也是用这样的眼眸，注视着杨威利的；注视着那位已经成为故人、堪称宇宙第一的魔术师。自己是多么地向往、多么地敬爱他，总希望自己能够象他这样，至少，能够成为他影子的一部分，追随在他的身旁。然而，这样的自己，现在成了一名少年所憧憬的对象。

“我并不是一个象你所想象的、那么伟大的人。只不过是幸运地能够跟随在杨提督的身边，让自己一直置身在一个胜利者的旁边罢了，也就是说我只是运气而已哪！”

“不过，您才一八岁，就已经成了伊谢尔伦军部的司令官，不是吗？这可不是一个光凭运气好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哟。我非常尊敬中尉，不，司令官您喔，真的！”

“谢谢你，我会试着努力看看的。”

尤里安于是伸出了自己的手，他从本身的经验里面知道，这就是少年所希望的。而这名少年则因为他所崇拜的英雄能够和他握手，整个脸感动地涨红之后便离开了。尤里安于是重新坐回长板凳上，闭上了他的眼睛。

这么一来，就可以将先人的志向传承下来吧！杨威利的志向，由自己承接下来的样子。就算无法承接杨全部的志向，不，就算只有一点点，自己也算分担了他的志向吧！由年长的人传承给年少的人，由先人传承给后继者，志向的火炬会一直这样地传递下去吧！？将这个火炬视为贵重之物的人，绝对不会让这个火苗熄灭，而且有责任将这把火交到下一个接棒者的手中。

这是在宇宙历八〇〇〇年八月，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三天后的事情。

当时尤里安一八岁。不管是他的实际年龄，或者是他所曾经有过的经验，或是他所被赋予的责任，他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少年了。

有一部分的历史学家，嘲笑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是一个“由孤儿和未亡人所组合而成的联合政权”。无论如何，伊谢尔伦共和政府开始成立的当时，这样的嘲笑确实有其存在的理由。

一生未曾失败过的杨威利死后，他的妻子菲列特利加成了共和政府的主

席；而受他保护达六年的法定被保护者尤里安则成了军部司令官。这是经由众人商议决定下来的，但这样的决定与其说是最好的，不如说是仅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避免地要受到一些来自非当事者的批评与责难。

这些当事者都知道他们这样的决议，确实有受他人非议的余地。但是一个团体如果没有核心的话，这个团体就只有瓦解一途了，唯一能够作为这个团体核心的，就只有杨威利所遗留下来的形象。不管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的行政处理能力也好、华尔特·冯·先寇布的勇猛也好、甚或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组织能力与行动能力、奥利比·波布兰的空战能力、维尔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的名声等等……这一切都是让核心能够巩固的要素，但是本身却无法成为真正的核心。他们本身都深深地明白到这一点。这或许是值得后人赞赏的地方。

“以杨威利为首的这一党人，真正的奇迹不在于他们总是能够以少数胜过多数，而在于杨死后，他们内部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权力斗争，这才是真正价值所在。”

后世的历史学家当中，有人抱着这样的看法。事实上的确也是这样，杨死后，尽管有大批的人脱离了伊谢尔伦，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企图要除去非列特利加或是尤里安来夺取政权。这种事实其实非常罕见，但是却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又有人从其中找到了可以用来嘲讽而不是赞赏的话柄了。

伊谢尔伦要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谁会喜欢在那样一个不毛的边境上称王呢？结果，杨威利的幕僚们当然就是把把这个长满荆棘的王冠塞给他的未亡人和遗留下来的孤儿喽，他们那些人只不过是放逐到边境上的流亡者罢了……

面对这些充满恶意的攻讦，尤里安心想，确实也是这样的，自己这些人确实都在边境上。不过所谓的边境并不是银河帝国或是自由行星同盟的边境，而是全人类社会的边境。全宇宙当中，这里是唯一不把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当作是效忠对象的一群人，唯一的集中地方，是一群不跟随压倒性之大多数的异端者所集中的圣地。象这样的地方，只能够存在边境上。尤里安认为，所谓的边境，是距离揭开时代序幕的地平最近的地方，因此对尤里安来说，边境这个名词正是足以自豪的。

走出森林公园之后，尤里安朝着办公室走去，在电梯的出口，遇见了那位有着“象淡红茶一般颜色”的头发，身穿战斗机驾驶员服装的少女。

“啊，克罗歇尔下士。”

“你好，敏兹中尉。”

相遇的这两个人之间，仍然很拘谨地互相打招呼。仍然？或许两个人就永远这样子继续下去也说不定。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下士对于尤里安的态度，甚至还算不上是安定的同盟关系或是协商关系，或许用树立在薄冰当中的“中立”来形容会恰当得多。

不过，至少，这极少数的同志之间，能够不互相争吵、仇视，应该就算是一件好事了。无论如何，尤里安留在伊谢尔伦上，而卡琳也留在这儿，因为在他们各自的心中，有些东西是贵重的，有些事情是想要去实现的，而在这些想法当中，一定会有一部分重叠。以目前来说，这样也就足够了。

两人互相说了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之后，卡琳把话题转到故人的身上。

“杨提督这个人，说实在的，看起来一点都没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不过，他却支撑了半个宇宙，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有思想上。”

尤里安静静地没说一句话，因为对他来说，甚至连表示肯定的动作都是不需要的。

“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呢！自己竟然能够和他同在一个地方，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不过却有了自己就是历史见证人的一种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你曾经和杨提督说过话吗？”

“只有几次而已啦，都是一些没营养的话，不过很不可思议啊，和他说完之后就忘了的那些话，现在竟然可以很清楚地回想起来呢！”

卡琳用着她的一根手指头轻轻地按在她的唇上。

“说真的，杨提督还活着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想到过他是这么伟大一个人，现在他死了，我才感觉有些明白，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感觉到提督的气息，而将来时间过得愈久，他的气息会变得愈强，终有一天会将历史吹得改变方向吧……”

说完这些话之后，卡琳轻轻地举起她的一只手，然后就从尤里安的身旁离开了，一脸懊恼着自己话说得太多了的表情，不过她的步伐仍然是充满了生气与韵律感，叫人觉得舒服。目送着他离开之后，尤里安不自觉地调整了一下头上黑色扁帽的角度，然后朝着自己本身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个方向走去。

三个世纪以前，亚雷·海尼森在一万光年的长征途中过世了，残留下来的人们，固然叹息、悲伤，但是仍然继续向那一片未曾踏上的土地迈进，并没有就此中止了他们所决定要进行的旅程。同样地，现在残留在伊谢尔伦的人们，也要暂时将泪腺的阀门关闭起来，继续向现在和未来前进。

就算亚雷·海尼森死了，尽管杨威利也这么去了不再回来了，历史仍然未曾停留下来，人还是要继续活下去，虽然权力更换了支配者，但是理想仍然一直传承下去，只要人类没有死亡，前人的行为就会变成记录下来，不断地向后人诉说以前所曾经发生的故事吧。

以前不晓得什么时候，杨曾经对尤里安说：

“我想所谓的历史，就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记忆，尤里安。虽然所回忆过来的事情当中，或许会有些令人觉得不愉快，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却不是人们可以加以漠视或者遗忘，不是吗？”

想到这里，尤里安叹了一口气，回想起杨临终时候的事情，令尤里安觉得难过，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遗忘了，却令尤里安更难以忍受。

II

后世的人们，当被问到“杨威利在自由行星同盟的军部当中，最后是什么职位”的时候，几乎全部都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回答，是“同盟军最高司令官”呀，或者是“同盟军总司令官”等等；也有人更详细地回答，是“统合作战本部长兼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简称叫最高司令官”。这些答案其实都是错误的。杨的职位，从七九六年年年底到七九九年退役时为止，一直都是“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

宇宙历七九九年四月，当巴米利恩会战开始的时候，杨所指挥的兵力，事实上可说是同盟军全部的兵力。至少，有能力可以作恒星间航行的舰艇，还有其舰艇上的乘员，几乎全部都集结在杨的麾下，纳入他的指挥当中。而这一切，全部都是在宇宙舰队总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的认可下所完成的。

所以，不管是就法律理论而言，或者是就军部指挥系统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批评杨所进行的是不当的行为。不过，要满足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有人批评“杨是一个胆小的人物，如果没有法令上的根据，他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

不过，就杨个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某个人的责难或者中伤，根本没有办法——加以理会。因为姑且不论杨本身自我反省时的倾向如何，他总是认为行动和创造应该要比批判来得优先。

既然杨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尤里安当然也是如此，所以现在的他必须要有所行动了。过去杨在有所行动的时候，总会一面问自己说“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没有其它的做法了吗”，而现在尤里安同样地会对自己提出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和他的指导者稍微有些不同。

“如果是杨提督的话会怎么做呢？杨提督如果活着的话，是不是会赞成我的想法呢……”

恒星灭亡了以后，行星群仍然继续存在着。

杨威利死后的伊谢尔伦共和国，正是这样的情况。许许多多的人，在绝望之余，感觉到庆祝活动已经曲终人散了，于是纷纷离开伊谢尔伦，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好歹总算也有六〇万以上的人留下来，好奇的种子毕竟是没有办法生根的。”

亚典波罗一面让纸杯里面漫升上来的咖啡热气湿润着他的下巴，一面语重心长地说出了这句话。最近他为了要确立尤里安的指导力量，一直四处地奔走，就在这一天，因为有个民间的有力人士说道“如果杨提督还活着的话，倒也还可以留下来，但……”，于是他便很“郑重”地将这个人撵了出去。

“象那种不知觉悟的家伙，是没有必要请他留在这里的，如果是立体 TV 那种无聊的电视剧，或许不可以因为观众哭喊不止，让死去的主角重新活过来，可是我们所活着的世界，不是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失去了的生命，绝对不可能再回来。正因为如此，生命显得如此宝贵且无可取代，但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呀！”

“名演说！这真是一场名演说哪！”

和他们同座的奥利比·波布兰拍手大声地说道。

“亚典波罗中将如果投对胎的话，真可以成为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后继者哪，可惜呀、可惜，可惜你穿的是军服哪！”

“真谢谢你喔，有朝一日我如果当上了元首，一定会颁给你一个特留尼西特纪念奖。”

尤里安在一旁笑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景象，让他觉得安心多了。

尤里安想起了杨威利刚刚过世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奥利比·波布兰的情景。

那时波布兰独自一个，和一打以上的酒瓶，一起缩在他的屋子里面。当尤里安和亚典波罗一走进屋子的时候，酒精的臭气好象浓雾一般地向他逼过来。

原本奥利比·波布兰的人格是由三种要素——大胆无畏、爽朗和潇洒所形成的，但现在他所给人的印象是，这三个要素全部都己随着酒精蒸发掉，而支撑精神的骨骼此时也完全地裸露了出来。一个自认而且公认的美男子，此时竟然没洗脸、没刮胡子、更别提要在床上招待女子，此时的他，就好像是一只蜘蛛，在他的屋子四周挂满了用酒精、绝望、愤怒所织成的蜘蛛网，自己就蜷伏在蜘蛛网的中心。当见到这两个人闯入他室内，这只有着人类的躯体而且愤怒的蜘蛛，甚至没有要从桌子旁站起来的意思。

“哼、酒精的毒好象已经蔓延到脑部了的样子，我不想看到幻觉却出现在眼前啊，瞧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看了就讨厌……”

“波布兰中校，请不要再喝酒了，这样对你的身体不好啊！”

“……”

“中校，我拜托你。”

“闭嘴！黄口孺子。”

波布兰的声音，虽然大而且尖锐，不过却缺乏中气。

“除了杨威利以外，凭什么我还得要听其它人的命令？我总有权力选择要让谁对我发号施令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民主主义，不是吗？”

他于是伸出自己的手，想要抓住大玻璃杯，可是他的手一摇，玻璃器皿和威士忌酒便和桌子表面猛力地互相撞击，波布兰那充满酒精的绿色眼眸注视着他眼前所发生的情景，于是又重新拿起一瓶酒，正打算要打开瓶盖的时候，尤里安用他的两只手按住了波布兰的手，就在他正极力搜索却找不到应该说的时候，经过了大约三秒半钟，亚典波罗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波布兰中校，我先向你正式报告吧。杨威利元帅过世以后，由尤里安接替成为我们的指挥官。”

一听见这句话，击坠王的眼中射出一道绿色雷光，射穿了尤里安和亚典波罗。

“所以，我先对你说明白。波布兰中校，今后不得再有对尤里安的指挥权抱有任何疑异，或者再有任何损伤司令部威信的言行举止。就算尤里安允许，

我也绝对不充许。”

“……”

“不服吗？如果不服就离开伊谢尔伦，凡是不能帮助尤里安的家伙，没有
必要请他留在这里。”

“……不，没有不服。”

经过瞬间的沉默之后，波布兰回答了这句话。接着他用两手扶着桌子的
边缘，摇摇晃晃地用力踩着他的脚，好不容易终于成功地站起来了。

“对不起哪，尤里安。比起我们，你的心境更是不好受吧！”

此时的奥利比·波布兰或许想这么说吧，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会将这种话说
出口的人，他只是沉默地走向浴室，大约经过二〇分钟之后，才又出现在尤里
安他们的面前。脸色仍然很不好，但是服装仪表已经完全整理妥当了，他看着
尤里安，然后恭恭敬敬地对他行了一个礼。

“你好，司令官，从现在开始，我会彻底洗心革面，今后也请您不要嫌弃
……”

从那次以后，波布兰再也没有在他人的面前失去理性，而且从来未曾怠忽
他身为一个空战队长的职守。

“要接受才干考验的，不只是尤里安一个人，我们全体的人，在失去杨威利
之后，是否仍然能够保持我们原有的希望、统一和计划性，所有的人，都必须接
受历史这样的审问。”

亚典波罗对于往事的追述，等于是将残留在伊谢尔伦上的年轻一代，所抱
持的意识加以整理，他所表现出来的叙述并无过与不足之处。在永远地失去
了杨威利这个巨大的支柱以后，他们这些环绕在尤里安四周的人，都必须重新
自我审问，自己还有其它的人究竟是为为什么而战。即使亚典波罗所说的豪
语“侠气与疯狂”是出自他的真心，但是至少这句话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够加
以漠视的。

“什么？要让帝国制定宪法？”

亚典波罗一听见对方所说的话，立即将心中所感受到的意外叫了出来。
但是仔细一想，他认为这确实是在众多的选择当中，一个相当有力的作法。不
论如何，“宪法”应该可以成为由君主专制迈向人民主权的一个里程碑，不管它
的内容是如何地不民主。

“说的也是呀！我们也并不是非要采取急进的作法不可。如果能够经由

立宪制度，慢慢地征服银河帝国的话，也未尝不可呢！”

如果只是用说，那么就太简单了，尤里安内心里面苦笑着。不过，尤里安的心里面并没有非要固守在伊谢尔伦要塞，与压倒性的银河帝国大军作战，来个宁为壮烈玉碎不为瓦全的这种想法。尤里安的思考方式受到杨威利的影响，但这同时也是杨舰队全体所特有的精神色彩。因为，唯有将健全的民主共和政治这个思想遗产，成功地流传给后世之后，“侠气与疯狂”的豪语才算是真正的划下句点。

让银河帝国本身的体质由专制国家转换为立宪国家，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或许就可以更有效率地，促使全人类社会成为单一国家的日子早些来临也说不定，鲁道夫·冯·高登巴姆夺取了单一的民主共和政体，然后使它变质成为一个单一的专制国家，反过来的话，难道没有办法成立吗？

当尤里安循着这样的思绪往前走的时候，脑子里面的思考思绪好象被什么荆棘给绊住了，但是在他还未能确实那是什么、沉默了数秒钟之后，亚典波罗转换了话题。

“对了，尤里安，喔——不对，敏兹司令官，以现在的时间地点而言，皇帝举大军来侵略伊谢尔伦回廊回乡的可能性，还是很低吗？”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费沙回廊现在已经成了全宇宙的新中枢，皇帝应该正在努力地从事全宇宙体系重新编排的工作吧？！”

“不过，皇帝性喜战斗，在他迟早厌倦了和平之后，可能就会以完成宇宙统一为借口，开启战端，不是吗？”

“我想应该不至于会这样吧。如果杨提督还健在的话，或许会刺激皇帝的战斗意志也说不定，但是……”

但是如果对手是尤里安·敏兹的话，尤里安心想，皇帝就不太可能会有什么战斗意志了。这种想法事实上并不是尤里安的自我嘲讽，而是对于自我的客观认识。杨在尚未领导艾尔·法西尔的脱离行动以前，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现在的尤里安也是一样，他的名字没有任何的权威，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如果说要有差异的话，只是尤里安可以借用他已故指导者的名号，但是杨不行。尤里安早已认识到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及得上杨的。不过，或许正因为他对与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踏向未来的脚步，能够经常地表现出方向性和安定性也说不定。

此时的菲列特利加·C·杨，正在她个人的屋子里休息。她那颜色象是榛果

一般的眼眸，注视着放在床边桌上的相片——她死去的丈夫的相片。

在相框里面的杨威利，仿佛正绽放着稍微有些羞涩的微笑，回视着菲列特利加。她回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威利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初出茅庐、与出人头地或是功勋绝佳的年轻士官。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分离的这一二年里面，在心头累积了不知多少的往事经历，然而留在脑里的记忆之多与思念之深，远远超越了这些事实。

他当时是艾尔·法西尔驻留舰队当中被遗留下来的中尉，被赋予了重大的责任，虽然一副想紧闭着嘴的表情，却仍默默地将三明治送到嘴边。当后来顺利地帝国军的手掌逃脱，平安无事地回到海尼森行星宇宙港的时候，菲列特利加一面用眼尾看着相互拥抱的父母，一面四处搜寻着那位“遗留中尉”的身影，最后终于在群众当中发现了她，但是在一日之间被捧为英雄的他，满脸困扰为难的表情，一直仁立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包围当中，她甚至没有办法可以靠近他，而且，不久之后，她的父母亲就已经在呼唤她了。当时她一四岁。那一次对菲列特利加来说，是“刚开始的结束”……

如今的事态对于杨威利来说，或许有些无可奈何也说不定，自己的妻子坐上了革命政权的首席，而自己的养子则成了革命军的司令官，自己本身成了民主共和政治的守护神，连死了都还有义务要在精神上拯救他们，并且拥护他们革命的正当性。

“连过世了都还要叫你工作，你大概想要这么说吧，是不是呢？不过，如果你健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赋予这么沉重的任务了呀！”

这么想着，菲列特利加心里明白，这样的逻辑论调，其实也是从杨那里学来的。

“全部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哪，杨威利，全部都是为了你。我之所以从戎成为军人，帝国军为了增加一个军事据点而建造的伊谢尔伦，曾几何时竟然成为民主主义最后的一座堡垒？而大家之所以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继续追逐庆典的梦，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你的关系，你知道吗？如果你自觉这都是你的责任，那么就请你快快活过来吧！”

当然，死者是不可能再回到人世间的，而此时还活在世上的人，也不可能再象过去一样。流逝的光阴绝对不可能倒流。

杨生前的时候经常说，正因为如此，光阴其实比价值一兆的宝石还要来得宝贵，而且生命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失去。对于一些主张灵魂不灭，生死轮回